

睇症兼科研 救人也育人

沈祖堯：投身研究創全新領域 縱有冒險也值得



院士·細說

國家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政策與資金均已一浪接一浪到來，然而綜觀本港形勢，社會大眾始終對科研前景存在疑問，學生縱然有志亦未必敢冒險挑戰。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文大學前校長及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沈祖堯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當年從前線醫生進而兼顧科研的心路經歷。他以過來人身份坦言投身科研代價不輕，但從研究開創出全新領域的成就感，並非一般工作可以比擬，縱有冒險也是值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沈祖堯認為設立聯盟將有助匯聚各方專業力量。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沈祖堯與其團隊於2008年獲頒發「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資料圖片



■雖然公務繁忙，但沈祖堯很珍惜與學生共處的時間。資料圖片

每年文憑試放榜，一眾狀元尖子前路去向往往是社會焦點所在，而讀醫幾乎是他們最普遍的選擇。「現實的確如此，在香港讀醫的大都是考試最好的200名至300名學生，但講到投身醫學科研，興趣則不算很大。」

沈祖堯分享多年觀察所得，指醫科畢業後絕大多數只會選擇相對穩定的臨床工作，甚少人會再花幾年讀博士、做研究，「因為一旦花時間在研究上，便可能要擱下自己的專科訓練，從而影響晉升機會。」

正因「不安本分」工餘自我進修

如此說來沈祖堯的個人經歷或算是異數，在19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後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學系任職，1989年毅然放棄醫生工作，遠赴加拿大升讀博士，因為「做了大約四五年醫生，一直很不滿足於每日做同樣工作、見同樣病人、開同一隻藥。」正是這點「不安本分」，使他決心尋求進步。最初是在「朝9晚6」之外的工餘時間自我進修，「學做實驗，睇電子顯微鏡，種菌之類」，但當時不過是自發找幾位教授好友仗義指點，漸漸感覺所學始終有限，最終還是下定決心，放棄工作繼續升學。

「不過當年做回學生其實相當艱苦，無論入息地位都跟醫生差天共地。」沈祖堯憶述，讀博士時自己雖已坐擁包括裘裘在內兩個獎學金資助，但加起來也不過是他之前醫生人工的三分之一，「而且一個人在外國人生路不熟，租樓坐車樣樣都貴，每日食餐飯都要計下花幾錢。」

畢業面臨兩難 決定跳出框架

另一方面，假如當年繼續醫生工作，將有機會一步步晉升為高級醫生(Senior Medical Officer)以至顧問醫生，「事實上在我回來時，所有同班同學都已升上高級醫生，而我則維持在離開前的職位。」況且在加拿大博士畢業後，沈祖堯感嘆當時還一度面臨兩難情況，「想要留下來並不容易，回到香港又未必有足夠好的實驗室繼續進行研究」，猶幸那時候中大剛好有講師空缺，總算邁出全新一步。

若從入息條件比較，沈祖堯坦言講師跟醫生無法比擬，但強調由此至終都覺得當年做對了決定。「在加拿大生活幾年開闊了眼界，經常跟科學家們日日夜夜工作，亦可多了解他們思考事物的方法。」結果亦完成了出發前的理想，培養出研究全新領域的能力，「就是所謂的『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框架思考)，而不只是每日依書開藥。」其後他開展了幽門螺旋菌研究，往後更得出一個又一個重大發現，成就香港其中一個最出色的醫生科學家。

醫生變身校長 笑言「陰差陽錯」

雙重身份 沈祖堯歷年來身份眾多，在病人眼中他是懸壺濟世的醫生，在學生眼中他既是教授，也是書院院長和校長。有別於成為醫生或教授般預計之中，沈祖堯笑言自己只是「唔覺意」才會成為院長和校長，但過程間為自己帶來不一樣的經歷與體會，豐富人生閱歷。

「當初只係突然間有機會，考慮過後亦覺得很有意義，於是在沙士後成了逸夫書院的院長。」他表示當時接受院長工作的最大推動力，在於希望為醫學院以外更多學生帶來正面影響，成為院長正可實現目標，發揮更大影響力。至於成為校長就更加是「陰差陽錯」，笑言自己以往是從未想過。

醫生救人助人 校長育人教人

被問到自己如何看待這些身份，沈祖堯認為它的工作性質差異很大，醫生是要運用專業知識

面對一個又一個病人，相對而言它更依靠過往所學知識而為，沒有太大突破；教授工作一來可教出更多醫生，讓他們醫更多病人，而且在科研上亦有更多突破機會，「好比是尋求新方法治療病症，某程度是有機會改寫歷史，當中是有很大的滿足感。」

至於校長的行政工作，沈祖堯指那更是截然不同，需要對教育理念具備深入認識。他謙稱自己當時在這方面並不足夠，「只能夠邊做邊學，但過程間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機會，接觸到在醫學以外、前所未見的人和事。」

他憶述七年多的校長生涯中，經歷過文化、思想以至政治方面的不同衝擊，亦要面對涉及年輕人以至社會的切身問題，「當中最珍貴的還是拓寬了眼界，有機會認識不同界別、思想跟立場人士，豐富了我的人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看病教書研究 孜孜不倦前行

供轉介，亦會協助較肥胖的參加者學習管理體重。

減磅以身作則「這樣才有說服力」

事實上沈祖堯本人近年亦積極「keep fit」，在他的工作室亦有收藏了一套健身工具。「每日上班前都會做45分鐘至1小時運動，例如是跑步，亦有一些肌肉鍛煉」。他表示當初所以決心做運動，源於血糖等指數響起警號，如今身體健康不少，更意外地為工作帶來一點方便。

「以前叫病人減肥，人家可能會反問『嘿，你都咁肥，叫我減咩呢』，現在則有說服力多了」，他表示有一名認識多年、體重逾200磅的荷蘭病人，早前再來覆診時見他瘦了一圈，細問才知原來對方是受了自己影響，下決心一下子減去50多磅，讓他笑言以身作則確實有用，大感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灣區院士聯盟」助凝院士力量

集腋成裘 國家近年對本港科研力量重視，包括積極回應在港兩院院士訴求，落實「資金過河」措施，最近亦同意在港成立「大灣區院士聯盟」，為推動區內發展作出貢獻。香港院士之一的沈祖堯認為，設立聯盟將有助匯聚各方專業力量，期望兩地未來促進更多合作，為本港有志科研年輕人提供更良好的發展環境。

沈祖堯指出，兩院院士均是國家所看重的科學家，會就國家科學政策層面提供意見，「該在哪些方面入手，或該加深哪些範疇研究等」，當中每位院士各有專長領域，隨著大灣區院士聯盟成立，他相信將有助進一步匯聚院士力量，可為香港未來科研領域發聲，提出專業意見。

此外，中科院早前亦落實轄下兩個有關醫療和自動化的研究所，將落戶香港科學園。沈祖堯指中科院是國家最大型

的科研機構，獲國家直接支持，「相信其兩個研究所落戶香港科學園，能讓本港年輕人有機會接觸國家級層面的科研領域。」

他解釋，部分科研領域的資源需求大，必須依賴國家大力投入方可成事，而透過合作將有機會讓香港年輕學者踏上更廣闊舞台。

需讓青年看見出路

不過他亦強調，本港年輕人是否真的願意投身科研，關鍵終歸在於能否提供具吸引力的事業發展，「讀完書取得博士學位後，是否有工做？假如讀完到頭來是失業，何來興趣可言？」

沈祖堯說，需要讓他們能看見科研工作背後的可行出路，「或是成為教授，或是自立門戶開公司出產品，又或者出現國家、特區級別的可持续大型實驗室」。他指，目前本港實驗室散落於各

所大學，規模相比內地遠遠不夠，「哪怕是我這邊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最多都只有50人」，然而跟內地以至外國相比，「做緊同一樣嘢，人手卻是數以幾百計」，更何況為數不少的本港研究僅是「按項目批錢」，欠持續性，實難營造良好科研生態。

隨著近年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投資科研，沈祖堯期望資金能用得其所，按照個別領域成立大型平台，增加本地就業機會外，亦宜加強相關創科政策，吸引外國公司或資本來港，讓香港成為更為出色的科研栽培基地。

「目前為止我是看到了一點改變，開始有更多年輕人願意投身科研，或是創新創業，但在創造職位方面，也許仍需要一點時間觀察，始終是需要有更多成功例子，說服年輕人相信創科是個成功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身一體力行 自去年底放下校長重擔，沈祖堯全面回歸醫生與科研工作，「其中一半時間主要做回醫生工作，為病人看症治病，亦有重返病房教書；另一半時間則從事研究工作，並為大學尋求更多科研機會與合作平台。」

近年他除了繼續從事有關消化道癌症等研究外，亦有參與多項跟市民息息相關的醫療項目，包括早前公佈一項有關大腸癌年輕化趨勢研究，本年7月並啟動「中大賽馬會齊心防癌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3,500萬港元，集中於大腸癌、乳癌及前列腺癌三種癌症，為1萬名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提供免費篩查。

「其實我們看到肥胖跟很多癌症都是息息相關」，因此希望提高市民對癌症的關注，並收集醫療數據，協助政府制定預防其他癌症的長遠政策。倘若篩查結果出現異常，團隊亦會為參加者安排進一步的醫療跟進或提

